

析論美英澳三國「AUKUS」 聯盟對印太海域的戰略競合

The Analysis On Strategic Co-opetition of AUKUS Alliances to
Indo-Pacific Ocean Area

海軍中校 錢尹鑫

提 要：

- 一、「冷戰」結束後，全球戰略格局變遷，美國一度稱霸全球，如今面對中共威脅與挑戰，遂在既有的聯盟體系之下，另與英國及澳洲兩國成立「AUKUS」聯盟，意圖壓制中共在印太海域的崛起；也藉由盟邦力量與資源，減少自己國力負擔，同時避免形成「冷戰」時代全面性單一對抗的圍困模式。然而，各國有相對自主性與深層的理性抉擇空間，遂導致彼此間不斷地戰略競合。
- 二、國家主體單元之間所隱藏的競合與內在意義，乃在追求合理報酬與理性的攻勢作為，各國間的國家需求不一定與美國利益重疊；且各方企圖建構權力秤台上的相對收益並向己身傾斜，乃逐漸形構成多方「非零和」的戰略態勢。
- 三、國家對外行動複合著善意與敵意，都將列為權力秤台上的理性考量，並做出適當的選擇，才能符合國家最大利益。因此，對我國海軍而言，深入瞭解「AUKUS」對於「印太戰略」的格局調整與作戰影響，審慎評估中共的企圖與決心，方能時刻警惕、及早部署，才能降低戰爭風險，真正維護國家安全。

關鍵詞：「AUKUS」聯盟、相對自主需求、權力秤台、印太海域

Abstract

1. In wake of the Cold War, the glob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has become unprecedentedly dynamic. In 2021, the United States had sided with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ormed the "AUKUS" alliance on the existing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 structure. It aims to regain momentum in respond to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y forming the alliance, the US is able to alleviate resource constraint and creat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among other nations. This network of

evenly distributed resources and geopolitical advantages miti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US taking on the demanding unilateral operational effort. However, other nations are also seeking to secure respective autonomies and political agendas, which could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 inspire rational selections that serve the individual nation's interests while cooperating with the others. Therefore, this “co-opetition”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comes an instrumental driving force that supports the functions of AUKUS.

2. In this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the implications suggest each nation strives to pursue reasonable return of investment from the joint endeavor while reserving offensive op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Australia and the UK may not always overlap with the US', thus every individual stakeholder naturally attempts to create a situation to work in its favor, in which gradually induces a complex multilateral non-zero strategic posture.

3. Almost all foreign policies are a combination of either cooperative or adversarial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political entities, if not both. This allows nations to make well-informed strategic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a throughout analysis. The introduction of “AUKUS” offers the Taiwan Navy a valuable lesson to reflect on our current philosophy of oper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aiwan Navy's strategic objective can only be met by maintaining forward presence and staying alert in support of other national strategies to avoid conflicts, maintain region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AUKUS”, Relative Autonomy Needs, Weighing the Balance of Powers, Indo-Pacific Region.

壹、前言

美國、英國及澳洲於2021年9月15日宣布成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以下簡稱「AUKUS」聯盟)，¹美、英兩國並協助澳洲建造8艘美國海軍最先進的「維吉尼亞級

」(Virginia Class，如圖一)潛艦，並提升3艘英國製的「法特加爾加級」(Trafalgar Class Submarine)核動力潛艦，²同時加強彼此在尖端科技領域的交流。此一聯盟成立，致澳洲須取消與法國「海軍集團」(Navy Group)已簽訂的「未來潛艦」(Future Submarine Program)計畫(即預劃耗資900億美

註1：The White House,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檢索日期：2022年7月1日。

註2：胡敏遠，〈美英澳「AUKUS」新戰略 劍指中共〉，《青年日報》，2021年10月17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InsidePage?chapterID=1453545&type=%E8%AB%96%E5%A3%87>，檢索日期：2022年7月27日。



圖一：美國「維吉尼亞級」潛艦

資料來源：吳賜山，〈沉默殺手新兵報到！美第20艘維吉尼亞級核潛艦關鍵時刻入列服役〉，新頭殼，2022年3月2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2-03-02/717360>，檢索日期：2022年7月20日。



圖二：澳洲「柯林斯級」潛艦

資料來源：〈柯林斯級潛艦〉，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6%9F%AF%E6%9E%97%E6%96%AF%E7%B4%9A%E6%BD%9B%E8%89%87>，檢索日期：2022年7月20日。

元【約新臺幣2.5兆元】，以建造12艘新型柴電潛艦，取代6艘現役「柯林斯級」潛艦

【Collins Class】，如圖二）。³澳洲片面毀約所面臨的賠償暫且不提，畢竟早在當年7月於英國召開的「G7」高峰會上，美、英、澳即已確定聯盟合約，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卻被蒙在鼓裡，消息曝光後，法國為此召回駐澳大使表達嚴正抗議，⁴「歐盟」(European Union, EU)方面也對此一事件，延遲對美國的貿易協定，然而對此既成事實，各方卻對美國無可奈何。

當前美國做為國際秩序現狀的霸主，為維護其國家優勢的「顯性」(包括「北約」【NATO】、「四方對話」【QUAD】、「美日」與「美韓」同盟等)與「隱性」工具(石油、美元等)應該足夠；然而美國卻不安於現狀，並組織英、澳兩國建立「AUKUS」聯盟，企圖新建構一集體性的防禦力量。因此，聯盟成員並未匡列部分傳統盟邦，顯示其所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有明顯層級的同心圓。⁵美方此舉確實讓部分盟友感到不快。美、英、澳三國本為盎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同文同種之民族，同時又是「五眼聯盟」⁶(Five Eyes, FVEY)成員；另美、澳亦是「四方安全對話」⁷(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以下簡稱「QUAD」)的主要支點；如今美國寧可「疊床

註3：賴名倫，〈美英澳成立「AUKUS」新抗「中」聯盟〉，《青年日報》，2021年9月17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45506&type=international>，檢索日期：2022年7月10日。

註4：Sajjad Ashraf, “「AUKUS」Targets China and Jeopardizes Regional Peace,” China and US Focus, October 13, 2021, <https://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AUKUS」-targets-china-and-jeopardizes-regional-peace>，檢索日期：2022年7月27日。

註5：張登及，〈美英澳「新三國同盟」的新訊號〉，《中國時報》，2021年9月2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924000545-260109?chdtv>，檢索日期：2022年7月21日。

註6：黃啟霖，〈中國威脅日增 五眼聯盟可能擴大為九眼〉，中央廣播電台，2021年11月19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16973>，檢索日期：2022年7月31日。

註7：〈四方安全對話Quad是什麼？來龍去脈一次看懂〉，聯合新聞網，2022年5月24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09/6337732>，檢索日期：2022年8月12日。

架屋」再成立「AUKUS」，其戰略意義、實質競合與未來發展，諸多命題殊值研析。

此次「AUKUS」聯盟成立，凸顯國家之間的交往關係，常常基於各自的「相對自主性」，以及「權力秤台」⁸的利益關係，而產生不同的作為。美國面對崛起的中共，似乎打定主意要制壓對抗到底；因此，本文旨在探索「AUKUS」成立的戰略意圖，以及研究印太海域聯盟防禦的策略應用。透過瞭解各國家間策略聯盟的本質，進一步分析探索「AUKUS」聯盟未來的發展趨勢，以提供不同的國際戰略視角，期能有助於我國家政策之擬定，從而制定符合當前國情所需的戰略操作，達成維護國家安全之目標，這也是撰文主要目的。

貳、「AUKUS」與印太海域的聯盟體系

近年來印太海域周邊各國海軍兵力快速發展，尤其中共海軍戰略從「近岸防禦」、「近海防禦」發展至「遠洋護衛」，加上地緣優勢、航空母艦入列及兩棲登陸載具的進化，目前針對「第一島鏈」已可有效遂行「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與顛倒正面戰術。由於中共軍力大幅提升，海軍不僅數量及品質方面均有長足明顯進步，更對於印太周邊國家形成重大威脅。有關印太海域的聯盟體系角色與功

能也愈發複雜，分述如後：

一、軍事武力與經貿利益併用

中共不僅在軍事武力的發展令人「瞠目結舌」，其更利用國家戰略支持軍事戰略，如「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投行」設置，表面雖充滿善意，也提供他國優惠貸款並協助發展；深究其實，則有令他國陷入「債務陷阱」(Debt-trap)而不得不聽令於中共之嫌。相關規劃因不能與其核心利益相互衝突，顯見中共已將政治與軍事戰略效益外溢至其他領域，並積極防範霸權移轉的結構性衝突，更在表面善意下，複合潛在敵意。因此，當前印太海域國際現勢的需求，已與傳統國際政軍結構下的美、蘇兩強爭霸需求完全不同，不僅複雜且層面更廣、更難以應處。

二、印太地區的聯盟機制

(一)美國撤出阿富汗造成對地區安全承諾的疑慮

1. 2021年1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就任後，關注印太地區安全防務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前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除持續強化和區域友盟國家的實質合作關係，也積極導入國際體系力量，讓其他國家認識到制止中共極具侵略性的軍事擴張行徑，並非單一或少數國家的事務，且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攸關著多國權益。⁹然當美軍於該年8月撤兵阿富汗時，由於當地政治、軍事與經濟結構尚未健全，恐怖攻擊活

註8：「權力秤台」乙詞為作者學術見解，其核心概念為競逐的雙方就像是在天秤兩端不斷加碼，籌碼是有限的資源，為因應當前環境並達到最大效益，所以必須合理估算己方與對方的條件，並對己方的行為做出合理的選擇，加碼的過程除了是利多的行為外，更是一種理性的攻勢作為，運用威懾與利誘，最後逼迫對方妥協於己方的所望目標。錢尹鑫，〈新型大國關係？美中在南海的地緣戰略角力〉，《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5卷，第2期，2017年2月，頁64。

註9：董慧明，〈美英澳組新聯盟 印太再添抗「中」機制〉，《青年日報》，2021年9月24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47178&type=international>，檢索日期：2022年7月8日。



動仍不時發生，並繼續造成當地政局的混亂，以致「塔利班」(Taliban)重新執掌，此一撤軍亦直接引起印太國家對美國所做的安全承諾產生疑慮。

2. 當撤軍阿富汗後，美國將資源與兵力改投入印太地區確實是必要的，但在阿富汗20餘年戰爭所消耗的軍費、軍力與國內民意的深刻對立，以及恐怖主義與種族主義交錯影響下，美國的內、外部主客觀條件很難讓其獨立支撐自己所規制的國際秩序；且民意也不願意再包辦全球事務，因此伴隨而來的將是國家策略聯盟與戰略布局的重新洗牌。

(二)「四方對話」對抗中共海權發展 美國在印太海域的聯盟體系眾多，「美

日」、「美韓」與「美澳」皆為盟友，有共同的戰略利益與假想敵。美國深知須強化「印太戰略」並維持與澳、日、印的戰略夥伴關係，才能抗衡中共「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成長。¹⁰其中，美、日、印、澳組成之「QUAD」，起源於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2006年提出建構「自由與繁榮之弧」(如圖三)，揭示日本將協助歐亞大陸外緣弧形地帶的新興國家，實現政治自由與經濟繁榮。¹¹2013年1月，再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希望與美國、印度、澳洲等印太的民主國家，組成鑽石型的集體防禦體系，藉以對抗中共日益增長之海權實力發展。¹²

(三)「五眼聯盟」強化情報交流活動

該聯盟源於1941年美、英兩國為改變在情報領域內的「單打獨鬥」局面，商討並簽署一項協議，正式建立雙方情報合作關係，實現兩國的情報共享。¹³「二戰」結束後，兩國繼續合作於1946年達成《英美通信情報協定》(UKUSA)，至1950年代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再加入此一聯盟¹⁴。「五眼聯盟」的情報交流行之有年，彼此交往也有一定程度的默契，在作戰應用上擁有堅固的情報架構根基，有利於平、戰時的情報交流。簡言之，此聯盟是情報的分享，而晚近成立的「AUKUS」聯盟則是偏向軍事聯盟，類似軍事

註10：胡敏遠，〈中共在柬埔寨建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5卷，第1期，2021年2月1日，頁45。

註11：林泰和，〈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7卷，第11期，2019年11月，頁69-70。

註12：Richard Javad Heydarian, "Japan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East Asia Forum, February 15, 2013,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author/richard-javad-heydarian/>，檢索日期：2022年7月17日。

註13：〈「五眼聯盟」是指哪些國家，是美國主導嗎，未來形勢如何？〉，壹讀網，2020年3月2日，<https://read01.com/zh-tw/EyEkkPB.html#.YnXXbehByUk>，檢索日期：2022年7月27日。

註14：〈日本著意加入「五眼聯盟」現實考量與中國因素〉，BBC NEWS，2020年8月1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3806079>，檢索日期：2022年7月11日。

上的統一戰線。

(四)《五國聯防協議》的理念與印度的態度

1. 1971年英、澳、紐、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組成《五國聯防協議》(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FPDA, 以下簡稱《五國聯防》), 以開放、包容、追求繁榮為合作基礎, 具備集體安全防禦概念, 目的在於當任一成員國受到威脅時, 其餘會員國可啟動磋商機制, 並採取相應措施共同應對威脅。¹⁵其實, 印太海域各國早已建立重層的防衛體系; 然而, 各聯盟皆有其「脆弱性」存在, 連「QUAD」都已經有數十年的合作經驗, 卻因國際現勢與國家內部需求始終處於雛型階段, 無法進一步深化合作關係, 其中印度的態度尤其關鍵。

2. 印度自從1955年「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提出「不結盟運動」, 1961年「貝爾格勒」(Belgrade)會議提出《不結盟國家的國家和政府首腦宣言》, 就主張不與他國結盟, 並保持國際社會的等距交往。然近年由於印度開始意識到以往的保持等距, 不足以因應當前國際現勢, 因此調整策略從「等距交往」到「平衡參與」。再者, 一旦印度傾向中共, 「QUAD」無異瓦解; 而「五眼聯盟」僅止於情報分享機制, 無兵力奧援協議, 遇緊急事態無法出兵協助。因此, 對美國而言, 印度的態度確實攸關其「

印太戰略」之影響, 一旦產生排擠, 各國仍將無法真心合作。

三、「AUKUS」協議的立基與效益

(一)「AUKUS」聯盟實質功效

此一聯盟協議的「軍事交流」, 乃是植基於「QUAD」的地緣優勢與「五眼聯盟」的情報交流架構之上, 其在印太海域的運用範疇也將比前兩者更為廣泛。然而, 「AUKUS」聯盟就國際法理來說, 其位階並非等同正式條約, 因此不須經過三國的國會進行審議, 同時更無批准後換文程序, 本質上不是集體防禦使命的軍事聯盟。此協議是否會建立常設性跨國合作組織, 聲明中無法證實, 然就其未來影響層面與實質功效上, 確實「敵人疑竇」;¹⁶換言之, 此協議具有一定功能, 卻非正式戰略協定, 其成立意圖與後續效益, 均值得觀察。

(二)「AUKUS」聯盟的意圖與美國隱憂

1. 「冷戰」結束後, 國際安全研究的焦點從個別國家移向跨國性的綜合運用, 不僅是思考區域安全的整體建構, 亦是對全球安全的再思考, 近似於一種國際關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當前美國的戰略目標並非與中共開戰, 而是以有限的資源達到「嚇阻」的目的; 故在各場合中, 拜登均呼籲中共應負起大國責任, 妥善處理與各方的關係, 避免競爭惡化為衝突。¹⁷換言之, 美國除採取傳統的競爭、圍堵、威懾策略;

註15: 黃惠華, 〈英版印太戰略 布局全球影響力〉, 《青年日報》, 2021年11月25日,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64079&type=forum>,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15日。

註16: 張競, 〈中美較勁「AUKUS」來攪局〉, 《中國時報》, 2021年9月24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924000551-260109?chdtv>,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20日。

註17: 王能斌編譯, 〈「AUKUS」成立後 美英、美澳首峰會〉, 《青年日報》, 2021年9月23日,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46967&type=international>,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18日。

另外也加上合作、結盟與認知領域等軍事戰略靈活複合運用，以應對中共威脅。

2. 基於「AUKUS」聯盟是美國思維轉變之後的具體呈現，意圖壓制中共在印太海域的崛起，同時也藉由盟邦力量與資源，減少己身負擔，避免再度形構成爲「冷戰」時代全面性單一對抗的模式。因為「AUKUS」聯盟條約並未說明針對性，但綜觀其形於外之舉措，「對抗中共」之軍事擴張意圖明顯，且聯盟看似針對中共崛起的威脅，實際上也反映出美國面對自身獨力對抗中共意願的強弱，及綜合國力衰退產生的隱憂。

(三)「AUKUS」的效應

「AUKUS」對於印太區域安全的正向意義是使該機制發揮嚇阻中共的效能，同時爲「印太戰略」尋求合理性與正當性；然負面效應則是國際權力政治的角力與結構性的影響，容易使內部產生議論，進而加大政治意見的分歧；因此，分寸拿捏就成爲「AUKUS」成員國後續必須面對的新課題。另外，中共強調全球治理概念與推行的多邊主義，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且更能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共鳴。

綜合言之，中共既以權力秤台上的「合理抉擇」與「相對自主需求」爲戰略操作手法，是否真心協助他國發展，猶待時間證明；而美國爲維護世界霸權與區域優勢，對「AUKUS」聯盟的推行亦是以美國核心利益爲考量，也就是合理估算他方行爲，並爲己方行爲做出合理選擇的動態過程。因此，「AUKUS」聯盟產生的正、反兩方效應，優劣之議尚待時間觀察。

參、「AUKUS」的自主需求與戰略運用

國際現勢的改變往往伴隨著權力結構遞移或國際秩序的轉變。過程中，舊的霸權國家積極維護既有體系，常會強化本身的軍備結構，而國家軍備的建構與發展包括「生存意志」(Will to Live)與「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成分。由於此兩者很難做出清楚的分隔，且軍備競賽後安全困境的不確定性，加上各國之間的相對獨立性，自然在權力秤台上各方皆有核心利益與理性加碼的戰略作爲。「AUKUS」聯盟成立的背景乃基於各自的相對自主需求，而各自需求卻又包含深層的理性抉擇，以下就「AUKUS」聯盟國家相對自主需求部分，分析說明如後：

一、英國

(一)對外貿易成本增加

2020年英國成爲第一個脫離「歐盟」的國家，且在「脫歐」(Brexit)之後，國內民意依然分裂並朝向政治光譜兩極發展，社會、經濟持續不安。因為「脫歐」使得英國貿易成本與關稅大幅上升，國內經濟出現結構性的窒礙問題，並導致經濟衰退，再加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與極端主義的發展，使得國家政策更加偏重本身的相對收益，進而潛移默化國家利益與對外政策的觀念轉變。

(二)意欲開發新的貿易市場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研究顯示，無協議脫歐將使中共對英國的出口增加100億美元(約

新臺幣2,971億元)、對美國增加53.4億美元、日本則增加49億美元;而英國對外出口損失可能高達355億美元(約新臺幣1兆564億元)。¹⁸顯見,「脫歐」之後英國急欲開發新自由貿易市場的經濟需求,同時國家對外的行動選項受到侷限,因此必須強化對外交流合作與發揮影響力,以便維繫國家利益。再就政治面解讀,英國政府2016年提出「全球化英國」(Global Britain)的戰略構想,主旨是告別以歐洲大陸做為主要區域,這使英國的國家戰略更加鮮明地立足於全球視野,特別是拓展歐洲以外的發展空間。¹⁹

(三) 政治重心轉移至印太地區

2021年3月發布的《全球競爭時代的英國》(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評估報告,內容強調與印太國家建立自由的經貿關係,凸顯脫歐後的經濟發展需求與企圖將軍事重心移往印太海域的戰略意圖。因此,其國家政策的重點在於提升競爭力,加入美國主導的「AUKUS」聯盟,並強調協議是有關於三國科技軍工複合體的全面整合;尤其在安全防務方面,可進一步將英國未來戰略和外交政策與印太盟國合作。²⁰顯然,「AUKUS」聯盟正是英國政治重心轉移的明顯例證。

二、澳洲

澳洲透過「AUKUS」與「QUAD」的合作,分別獲得了不同的戰略利益,前者側重於軍事技術與國防安全,後者範圍更為廣泛,包括「COVID-19」疫苗合作,且兩者間並不相互排斥,並以相互交織的雙邊聯盟和戰略夥伴關係為主要特徵。²¹「AUKUS」著重於海權的壓制,有共同的戰略目標,也有明顯的戰略分工;然而,美國為強化盟邦間分工能力,所以自然需要提供必要技術與資源。尤其澳洲軍武實力與美、英兩國差距懸殊,不論數量與質量皆無法與之相較;為了發揮澳洲在印太海域的戰略功能、滿足其軍事需求,美、英兩方也積極強化澳洲的安全防務,並透過軍售、資訊交換或機敏的核子潛艦技術轉移等作為,強化澳洲的軍事實力,這也有助於提高澳洲抗衡中共的條件,²²其具體作為如下:

(一) 強化水下打擊與戰略嚇阻能力

1. 核潛艦具有強大的攻防與威懾能力,且目前世界上只有6個國家擁有(如圖四),澳洲在獲得核潛艦後,屆時將成為全球第7個擁有核潛艦的國家,且核動力潛艦水下續航力與航速皆比柴電潛艦更為安靜、快速,更難被發現與追蹤。承平時期可用於遠海警

註18: Frank Tang, "China economy would be the big winner from a no-deal Brexit, UN study fin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0, 2019,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05584/china-economy-would-be-big-winner-no-deal-brexit-un-study>,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14日。

註19: 弗林,〈“全球英國”戰略下倫敦的向印太傾斜政策解析〉,RFI,2021年6月27日,<https://www.rfi.fr/tw/專欄檢索/要聞解說/20210627-全球英國-戰略下倫敦的向印太傾斜政策解析>,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27日。

註20: 〈「AUKUS」澳英美「核潛艇」協議的更深層涵義〉,BBC NEWS,2021年9月1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586137>,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25日。

註21: Collin Koh Swee Lean, "「AUKUS」: Impact on Indo-Pacific Security Dynamics," The Diplomat, October 07,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0/「AUKUS」-impact-on-indo-pacific-security-dynamics/>,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12日。

註22: 黎寶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評析〉,《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9卷,第11期,2021年11月,頁42-43。



圖四：擁有核潛艦國家數量示意圖

資料來源：蘭加納·特瓦裏(Suranjana Tewari)，〈「AUKUS」：澳英美新協議如何改變印太地區的權力平衡〉，BBC中文網，2021年9月1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593642>，檢索日期：2022年7月31日。

戒或監視他國海軍；危機期間則可至衝突水域進行「預防部署」(Preventive Deployment)；戰爭爆發時則可執行前揭不同類型的海軍作戰任務。²³

2. 核潛艦建造完成後，澳洲將有能力在「第一島鏈」內任何重要航道，潛航70天以上，並執行隱密情蒐等軍事行動，屆時對亟欲擴張海權的中共海軍，必將產生巨大的威懾效果；且由於可大幅強化巴士海峽以南至

南海的監偵能力，除能遏阻中共戰略核潛艦進出，並與日本構成南北圍堵「犄角」。²⁴再者，核潛艦可增加遠距離兵力投射能力，亦可在西太平洋海域遲滯中共在「第一島鏈」的軍事活動；尤其待8艘「維吉尼亞級」潛艦全數成軍，其潛航深度、天數與戰略運用等作為形成的軍事壓力更大。因此，「AUKUS」聯盟的成立，明顯強化了澳洲水下打擊與戰略嚇阻能力。

(二) 提供武器裝備以對抗中共

澳洲現役陸軍2萬9,000人、海軍1萬5,000人、空軍1萬5,000人，總兵力不到6萬，卻計畫斥資35億澳元(約新臺幣73.1億元)，向美國採購127輛戰車及相關裝甲支援車輛，包括75輛M1A2型主力戰車、29輛用於清除地雷和爆炸物的突擊破障車(ABV)、17輛聯合攻擊橋樑車和6輛裝甲救援車，以進行軍力強化。²⁵另外，透過「AUKUS」聯盟籌購「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Cruise Missile, BGM-109)、「聯合空對地遙攻飛彈」(Joint-Air-to-Surface Standoff Missile, AGM-158)、「遠程攻船飛彈」(Long Range Anti-Ship Missile, AGM-158C)外，還計畫採購包含超過音速5倍的「高超音速飛彈」(Hypersonic Missile)；²⁶由於其速度極快、難於偵測且機動性高，可在射向目標的途中多次轉向，因此更難防禦。²⁷目前

註23：翟文中，〈「AUKUS」協議對澳洲的戰略意涵〉，《國防安全雙週報》(臺北市)，第46期，2022年1月21日，頁53-56。

註24：〈「AUKUS」戰略聯盟 增強印太區域聯防〉，《青年日報》，2021年10月17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53713>，檢索日期：2022年7月26日。

註25：古明章，〈澳強化軍事聯盟 鞏固抗中防線〉，《青年日報》，2022年3月12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89123&type=forum>，檢索日期：2022年7月12日。

註26：李紫楓，〈「AUKUS」是西方印太戰略聯盟再定義〉，《聯合早報》(新加坡)，2021年9月30日，<http://www.kzaobao.com/mon/keji/20210930/101429.html>，檢索日期：2022年7月8日。

註27：〈「AUKUS」不只合作生產核潛艦！英美澳宣布共同研發「高超音速武器與防禦方法」〉，風傳媒，2022年4月7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275765>，檢索日期：2022年7月26日。

此型戰略武器只有美國、中共、澳洲與俄羅斯擁有，美國願意釋出，凸顯其對澳洲的重視程度。

(三) 加強聯合軍演與其他領域合作

「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演習係每兩年一次的多國聯合軍演，2021年參加國家計有美、澳、加、英、紐、韓、日等7國，另外法國、印度、印尼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演習科目涵蓋陸地、兩棲作戰與海空聯合作戰等，藉此強化與各國聯合作戰能力。²⁸本項演習原本是美、澳兩國例行軍演，如今拓展至7國參與、3國觀察，明顯有拉攏印太國家、呼應「印太戰略」與對抗中共之意圖。此外，新型戰略武器如「太空科技」、「人工智慧」、「網路技術」與「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ing)等尖端技術亦是「AUKUS」聯盟的重要項目。

綜上可知，「AUKUS」聯盟協議內涵除傳統的戰場軍備之外，亦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透過非軍事工具的使用，企圖在不尋求觸發競爭升級的狀況下，取得相對需求成果與維持政治、軍事之獲利。

三、美國

(一) 中共海權擴張構成印太國家威脅

中共藉由海外基地、填礁造島、軍事聯盟與「一帶一路」等各種型的操作，使其軍力急遽擴張、海權快速發展；另透過「灰色地帶」(Gray Zone)衝突的戰略操作，以海軍軍力壓迫印太國家放棄原有的秩序與主張，更構成地區國家的巨大威脅，並意圖

逐步建構成為區域霸權。因此，美國做為印太海域現有秩序的霸主，自然不會放棄長久經營的戰略利益，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任內即深知為對抗中共軍力的快速發展與維護在印太海域的區域霸權，重新將兵力「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確實是不得不為之重要大事。

(二) 印太國家對外交往政策複雜

川普主政時期積極提高國防預算、加強與印太盟邦軍演，並透過此兩種方式企圖削弱中共地緣政治的影響力；而拜登政府更是加大與印太國家的戰略連結，凸顯「轉向亞洲」並沒有消失，而是以「印太戰略」的形式在該海域具體呈現。此外，印太海域的國家對外交經常涉及地緣戰略、區域安全、海權擴張與經貿發展等面向，究其內容其實是綜合性的國際關係問題，亦複合著表面善意與潛在敵意，彼此盤根錯節、高度複雜。美國藉由軍演、軍售等作為，意圖拉攏印太國家的支持傾向，彰顯對「中」的抗衡作為，並使得地區國家對外交往政策更趨複雜。

(三) 印太各國利益與美國不必然一致

澳洲與印度是印太海域的要角，而澳洲、英國與美國有類似的民族性、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在對抗中共的戰略需求上亦有類似的意圖，所以自然成為美國推動「AUKUS」聯盟的成員國，印度擺盪於美、「中」之間，目前美國仍積極拉攏中。基於圍堵中共與「印太戰略」的需求，美國推出「AUKUS」以維持印太海域的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力，

註28：黃恩浩，〈美澳「護身軍刀 2021」聯合軍演與第二島鏈安全〉，《國防安全雙週報》(臺北市)，第36期，2021年9月3日，頁43-48。

其意圖「不言而喻」；然美、英、澳仍有各自的相對自主需求，彼此的相對收益仍不一定會完全重疊於美國的對外政策。因此，儘管此一聯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背後更重要的意涵，仍是考驗美國能否有效地凝聚盟邦的向心力，以達成「聯合抗中」之目的。

肆、「AUKUS」聯盟的實質競合與發展趨勢

「安全區域主義」常是介於國際體系與國家單元之間的區域次體系，²⁹為區域安全分析提供有效地工具性管理，不僅建構集體秩序，有時候亦是區域安全的起點。透過「安全化」將區域內單元結構緊密連結在一起；而「安全化」主體單元之間的過程，其所隱藏的進度與競合往往是追求合理報酬與理性的攻勢作為。因此，有必要檢視美、英、澳三國的「AUKUS」聯盟策略操作與實質競合關係，分析如下：

一、「AUKUS」的雙重隱喻與多重賽局

(一)美國將英國納入「AUKUS」聯盟加以掌握

1. 英國在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擺盪角色，並非「零和」的博弈選擇，而是在印太海域積極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實際上就是直接限縮中共的海權擴張，尤其南海海域是美、「中」兩國最敏感的地區，英國選擇由

此介入藉以拉抬自身戰略價值，「箇中道理」不難理解。英國若真有心恢復昔日「日不落國」的影響力，不只可以在印度洋、南海與大洋洲建立一個排除美國的全新聯盟體系，甚至還能與中共聯手瓦解美國所建立的印太秩序，故這也是美國決定把英國納入「AUKUS」俾做進一步管控。³⁰

2. 英國表面上雖支持美國的「印太戰略」，然而，又豈不知對方之盤算，英國雖強調自由航行權，實際上則是順勢將自身兵力投入該地區，以加強與地區相關國家的連結，同時開發新市場以創造經貿機會；特別是印太區域多國曾為英國殖民地，渠等國內政治菁英與政治文化多數傾向英國，而這種臍帶連結關係才是後續應觀察的重點。畢竟，國際社會策略聯盟的本質乃是出自於本身的相對需求，因此英國加入「AUKUS」富有雙重隱喻，除必須在權力政治賽局中進行適當的制衡外，亦代表未來英國參與印太海域的戰略行動也將會更積極。

(二) 澳洲參與印太事務越趨積極

1. 依澳洲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2021年6月民調顯示，僅有百分之十六民眾信任中共是負責任的國家，對比2011年的百分之六十一，足見澳洲社會對「中」看法已經產生「質變」。³¹面對中共影響漸深的經濟效應與地緣戰略威脅，澳洲亟欲突破

註29：〈安全區域主義〉，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5%8D%80%E5%9F%9F%E4%B8%BB%E7%BE%A9/10330187>，檢索日期：2022年7月17日。

註30：許劍虹，〈「AUKUS」不為人知的戰略意義：對意圖介入印太各方勢力實施「雙重威嚇」〉，關鍵評論網，2021年10月15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7300>，檢索日期：2022年7月28日。

註31：林柏州，〈澳洲戰略轉趨積極 以集體力量抗「中」威脅〉，《青年日報》，2022年1月5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74867&type=universal>，檢索日期：2022年7月28日。

當前中共所制約的地緣戰略格局，也有向外發展需求；故在2021年10月27日與「東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視訊舉行首屆領袖峰會，同意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前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並承諾提供1.54億澳幣(約新臺幣32.79億元)，於東南亞區域的健康、能源安全、反恐及打擊跨國犯罪等事宜。³²《路透社》(Reuters)報導認為這是澳方企圖在區域內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跡象，³³亦是對參與印太地區事務的強烈表態。

2. 加入「AUKUS」無疑是美、英對澳洲的安全承諾，而且不同於一般同盟或全面合作夥伴的層級，是一種聯合的軍事安全保障協議，包含獲取「高超音速武器」與核潛艦技術、擠身全球第7個擁核潛艦國家；然而，這也表示澳洲在對「中」軍事立場上將再無轉圜餘地。此外，澳洲沒有本土的核能計畫，核潛艦所需的高能鈾(Highly Enriched Uranium, HEU)，以及後續核廢料處理都必須仰賴美、英兩國，不僅在2040年獲得核潛艦前，甚至後續都將和英、美緊緊綁在一起，難以脫鉤。³⁴

3. 由於澳洲的「選邊站」卻刺激其最大

的貿易夥伴—中共，也在國內激起很大的辯論；倘若「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關稅壁壘或貿易保護主義再起，對其都是重大的經濟損失。因此，新總理安東尼·艾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上台後態度觀望，是否延續前朝政策仍須密切觀察，此番豪賭得失如何權衡，以及後續的應處，都將是國家的嚴峻課題考驗。

(三) 法國的「雙標」旨在雙重獲益

1. 法國與美國在民族性與價值理念上有著本質性的差異，「AUKUS」對法國與歐盟造成一定的衝擊，也讓更多的美國盟友意識到即使均在同盟內部，美國對待的方式也有不同，甚至也可能在盟友之間挑起隔閡；³⁵加上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的後遺，迫使歐盟成員國不得不認真思考本身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間接也影響「北約」對於美國同盟承諾的信心。而川普時期，法國總統馬克宏即曾批評「NATO」正處於「腦死」(Brain Dead)，而2019年德、法、英、比、荷五國海軍首長於德國簽訂協議，主要加強英國北海與英吉利海峽的戰略部署，且因未囊括美國，頗有「求人不如求己」之趨勢。³⁶

註32：王能斌編譯，〈澳洲、東協允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青年日報》，2021年10月29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56916&type=international>，檢索日期：2022年7月8日。

註33：茅毅、楊芙宜編譯，〈東亞高峰會 拜登批中對台脅迫危及和平〉，《自由時報》，2021年10月29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481452>，檢索日期：2022年7月28日。

註34：向凌，〈從世界尾端到印太尖端—「AUKUS」“核潛艇”協議的真實涵義〉，VOA，2021年10月4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australia-role-change-collateral-influence-in-indo-pacific-thru-「AUKUS」-20211004/6256493.html>，檢索日期：2022年7月28日。

註35：Wang Fan, “What 「AUKUS」 Really Means,” China and US Focus, October 7, 2021, <https://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what-「AUKUS」-really-means>，檢索日期：2022年7月18日。

註36：Sebastian Sprenger, “Five European navies rally around Cold War-era ‘Channel Committee’,” Defense News, November 8, 2019,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19/11/08/five-european-navies-rally-around-cold-war-era-channel-committee/>，檢索日期：2022年7月19日。

2. 「AUKUS」聯盟引起歐洲國家對於「美國優先」政策的疑慮，導致歐洲「戰略自主」的呼聲再起；精準地說，歐美各國在共同對抗中共政軍擴張的同時，亦存在經濟體間貿易發展需求的激烈競爭。其後因美國對外政策調整，拜登與馬克宏利用「20國集團」(G20)峰會前夕見面，重申將支持以法國為首在非洲「沙赫爾」(Sahel)地區的反恐行動、開展「潔淨能源」(Clean Energy)的合作關係，並重申在「NATO」與印太地區等議題上的共識，³⁷美國冀望修復雙邊關係意圖非常明顯。

3. 儘管法國認為中共已對國際秩序構成威脅，但基於經濟與國家利益需求，因此甚少公開對抗北京；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與馬克宏的聯繫，亦是印度最近與歐洲進行密集戰略聯絡的一部分，同時她也在尋求與澳、日和美國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³⁸顯見，法國在權力秤台上對美、「中」的平衡操作，亦是基於自身相對自主需求的考量，頗有透過雙邊獲益之議。

(四)美國以「AUKUS」管控具潛在影響力的盟邦

美國召集「AUKUS」聯盟固然有聯合友邦圍堵中共的意圖與現實利益；然剛從阿富

汗撤軍之後，國內亟需休養生息，當前國際現勢與國內民情也不適合再以軍事武力直接達成國家目標。此外，美國仍須保護地區盟邦、落實安全承諾與維持影響力，及嚇阻其他國家介入的考量；因此，檯面上透過「AUKUS」聯盟制衡中共，檯面下卻也對印太海域具有潛在影響力的盟邦加以管控之意。由此顯見，美國不會把印太區域的主導權拱手讓給他國，而遊說澳洲放棄向法國採購潛艦的訂單，就是向法國的一種表態；另一方面「AUKUS」聯盟中有關核潛艦協議，也暴露西方聯盟內部，以及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夥伴之間，仍存在深刻的分歧。³⁹

(五)各國形構「非零和」的雙層賽局

近期歐美大國的重大戰略舉措或行動，包含英國派遣航空母艦介入印太海域，歐盟與法、德兩國陸續發表有關印太地區的戰略決議或報告，甚至法國的「印太戰略」更已然進入「實力展示」的階段，⁴⁰渠等爭奪主導權與影響力之意圖「昭然若揭」。如今澳洲既已選擇與中共對立，未來對於美國的「印太戰略」將會更積極參與，因為除了持續對抗外，澳洲似已沒有退路，而中共也不會放過任何打壓的機會，且未來恐會更限縮澳洲在印太海域的發展空間，並具以示警周邊

註37：施欣妤，〈「AUKUS」聯盟成立後 拜登、馬克宏首見面 重申合作關係〉，Yahoo新聞，2021年10月31日，<https://tw.news.yahoo.com/news/「AUKUS」聯盟成立後-拜登、馬克宏首見面 重申合作關係-160000180.html>，檢索日期：2022年7月9日。

註38：C. Raja Mohan, “「AUKUS」, the Quad, and India’s Strategic Pivot,”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3,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9/23/india-modi-biden-「AUKUS」-quad-summit-geopolitics/>，檢索日期：2022年7月20日。

註39：Richard Javad Heydarian, “Strategic Gamble: How 「AUKUS」 Divided U.S. Allies,” *China and US Focus*,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strategic-gamble-how-「AUKUS」-divided-us-allies>，檢索日期：2022年7月26日。

註40：洪瑞閔，〈法國的印太戰略進入「實力展示」之階段〉，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1年10月21日，https://indsr.org.tw/tw/News_detail/3474/法國的印太戰略進入「實力展示」之階段，檢索日期：2022年7月25日。

各國切勿仿效。

綜上所述，美國如此多方布局，彰顯其號稱自由、民主，共創普世價值的背後，並非真心交往或存有「利他」主義(Altruism)，而是以建構己身的相對利益為出發點。因此，美國除應對中共在印太海域的海權擴張，尚須揣度英、法、澳，甚至德國在印太海域的擴張性政治與軍事行動，相信其所面臨的競合處境，將成為複雜且多方「非零和」的戰略態勢。

二、「AUKUS」聯盟隱藏的戰略利益與競合

由於國家主體單元之間，敵我意識強弱的主觀性，以及面對可能威脅時所擁有的處置能力與相應意願不盡相同，也時常顯現國家之間競爭與合作的複合情境。從「AUKUS」聯盟所隱藏的競合關係可窺見，國際社會策略聯盟影響範疇已從軍事外溢至其他領域，從而造成行動成本與相對自主需求的差異，而在權力秤台上的戰略操作，導致主體單元之間未來的發展趨勢日漸複雜，逐項分析如下：

(一) 美國反對輸出核武已失正當性

1. 美國協助澳洲建造核潛艦，等於主動提供核武原料，此舉衝擊「東協」國家的《南太無核區條約》(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 Treaty)、直接破壞「東協」國家多年的默契與引起海權擴張的戰略疑慮。

另外，紐西蘭早在1986年就基於「非核政策」禁止美國核動力船艦進入其海域，為此雙方高層互通電話後，紐國總理依然表示不會解除禁令，當然也包括未來的澳洲核潛艦在內。⁴¹其實自1987年以來，各國均陸續簽訂《禁止核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⁴²美國做為「核不擴散」的倡議者，如今卻為自身利益輸出核武技術給盟國，此舉無異主動破壞條約與共識，等同變相同意他國為自身利益，將更有理由對外輸出核武。

2. 美國已失去反對「中」、俄或其他擁核國家向外輸出核武的正當性，未來如何凝聚世界「核不擴散」的集體共識，將成為其棘手的問題；而美國為己身優勢利益在權力秤台上的雙重標準，正凸顯其戰略想定乃是超越國際社會集體利益的，並框架在其國家戰略之下。

(二) 「東協」的合理估算與理性抉擇

1. 前川普總統任內的「美國優先」政策，「東協」各國無不深刻感受並影響渠等國家外交交往層面的深度。北京也意識到在「一帶一路」與「戰狼外交」的策略下，「東協」盟友也沒有想像中的堅實，並與原本期待有所落差。然「東協」國家的安全需求與經濟紅利，往往是其與美、「中」兩國交往的核心需求，並冀望印太海域的平衡不被破壞，⁴³所以多以「兩面操作」的手法應處。

註41：〈美英澳組成抗中核心 盟國遭叛陰影猶存〉，聯合新聞網，2021年9月27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8/5773590>，檢索日期：2022年7月28日。

註42：〈聯合國禁止核武器條約明年生效 核大國未簽署作用存疑〉，BBC新聞網，2020年10月2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4684810>，檢索日期：2022年7月31日。

註43：Lucio Blanco Pitlo III, “「AUKUS」 Fallout Prod Philippines’ Rethink,” China and US Focus, October 18, 2021, <https://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AUKUS」-fallout-prod-philippines-rethink>，檢索日期：2022年7月29日。

2. 當前「AUKUS」的操作對「東協」國家構成很大的壓力，一旦過度貼近聯盟，無疑是主動放棄「選邊站」的戰略主動權，並不符合「東協」國家的戰略利益；故相關國家在需求面的現實壓力下，如何抉擇與行動才是後續觀察重點。而當前「AUKUS」偏向軍事聯盟的組織性質，正凸顯其「非友即敵」的戰略思維，面對「東協」國家不必然從美、「中」兩國做出「選邊站」的抉擇，因此「AUKUS」未來恐加速多極體系的形成，並為印太海域投入更多的變數。

(三)「AUKUS」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

1. 2022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議」(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⁴⁴這對於「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極具吸引力，不但釋出「利多」訊息，更是提供其他國家民主制度之外的政治體制選擇模式；這也彰顯全球秩序的重整，不必然以美國為依歸，而軍事體系的同盟成為最快速且直接的影響力展現方式。換言之，美國需要「AUKUS」聯盟做為聯繫印太盟邦的政策性工具。

2. 以地緣戰略角度觀之，「AUKUS」聯盟將使澳洲部署成為進入印太的前進基地，無論是從海上或是空中，都可對中共實施「圍堵」，並進行長期監控與緊急應變。如今該聯盟不但具有三國軍事戰略運用的調和性作用，更可以呼應美國「印太戰略」，並成

為地緣戰略相互依託之情勢。未來美軍的「多領域作戰」(Multi-Domain Battle)能力成熟後，亦可在西太平洋形成「一體化」偵打能力，讓其印太地區「圍中」布局更加完整，並建構全方位的安全連線，以突破中共「A2/AD」戰略。⁴⁵

(四)「AUKUS」聯盟擴大與否尚待觀察

軍事與情資交流須以高度互信為基礎，彼此情蒐的準確度、反情蒐能力及洩密的可能性、軍事實力的強弱、價值理念與意識形態、國內法規的設置、人民的接受程度、彼此參與的意願與國家政策立場等，都是納入考量的因素。如果日本加入「AUKUS」，是否引起東亞國家對於軍國主義復甦的疑慮，進而降低參加意願，或是立場向中共傾斜，亦是觀察重點。因此，「AUKUS」聯盟是否擴大參與成員國，在前述因素的限制條件下，尚無法預判；畢竟貿然擴大恐非明智之舉，所以從「質」抑或「量」來考量，便成主事者的核心重點，也因為聯盟中各國仍有同心圓層級的交往程度差異，無法一體而論。

由於國際社會的交往互動基於共同理念、意圖、價值觀、共同利益及本身的相對自主需求等各項考量因素，進而導致行動成本與願望報酬的差異，致使在權力秤台上合理估算他方作為，並對己方行為做出合理選擇自是必然，此亦顯見「AUKUS」聯盟背後，仍是一連串大國角力與權力競逐之舞台。

伍、結語

註44：〈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2年4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22/c64094-32405616.html>，檢索日期：2022年7月18日。

註45：同註24。

中共在印太海域的急遽擴張，牽動區域霸權移轉的結構性衝突，其擴張型式與傳統結構下的美、蘇爭霸完全不同，同時引起印太國家的地緣憂慮，也直接挑戰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2022年8月2日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高調訪臺，導致中共大規模海、空軍演，同為「AUKUS」聯盟成員的英、澳兩國除呼籲克制與譴責之外，並無積極行動，更遑論美國做出的回應。顯見，各國皆有核心利益與相對自主需求，後續兩岸關係恐面臨更多挑戰。而「AUKUS」成員基於各自的自主需求，而有不同戰略操作，如英國在脫歐之後的經濟與政治如何平衡並保有競爭力；澳洲則努力突破中共的地緣戰略制約，並向外發展；美國則是設法推動「印太戰略」並圍堵中共。盟友間彼此的交往互動，複合著表面善意與潛藏敵意，彼此盤根錯節、高度複雜，後續發展仍值得密切關注。

「AUKUS」聯盟外顯行動的背後，隱藏國家主體單元之間的「安全化」需求，英國利用「AUKUS」聯盟順勢將自身兵力投入印太地區，加強本身與印太國家的連結，並創造經貿機會；澳洲則追求以大國制衡另一大國的戰略，並仰賴此一聯盟而與美、英兩國建立不同於一般同盟或全面合作夥伴的安全保障協議，以維護國家安全；至於美國則更透過「AUKUS」聯合他國制衡中共，並對具

有潛在影響力的盟邦加以制約、掌握。考量「AUKUS」的運用不但具有調和性的作用，更可以呼應美國「印太戰略」與建構地緣戰略相互依託之情勢，其縝密的圍堵中共布局，將更加完整。

除「AUKUS」聯盟當事國外，「東協」國家基於合理估算與理性抉擇，恐將繼續以兩面手法的「鐘擺策略」(Pendulum Strategy)應處，以維持權力秤台上的相對收益。而日本或其他印太國家是否加入，考量項目複雜，不僅無法量化且無具體評斷標準，後續發展仍待觀察。整體而言，印太海域未來的情勢與挑戰只會更加嚴峻，我國應具有國際戰略的視野，深度觀察周邊國家戰略競合與發展趨勢，並積極應處準備，才能因應未來中共可能帶來的威脅。對國軍而言，串連各項軍事領域的結構效能，發揮協同作戰的整合性戰力，成為綜合國力的整體運用，方能落實捍衛海疆、維護國家安全之目標。📍

作者簡介：

錢尹鑫中校，政治作戰學校專科92年班、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101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5年班。曾任海軍中和軍艦、中邦軍艦、小艇大隊輔導長、海軍海洋監偵指揮部支援中隊及成功軍艦海軍輔導長、現服務於國防大學。

